

鐵馬金戈一儒將

王孔安西北歷險

●王成聖

泰戈爾讚揚王孔安

傳奇人物王孔安將軍於民國八十(一九九一)年十月十四日，以九十五歲高齡無疾而終，他在非常時代，所留下的非常事功，將膾炙人口，讓人永遠回味無窮。

王孔安文武兼資，才華橫溢，生於一八九六年(民前十五年)，為陝西省咸陽縣人，家世業農，但不廢課讀，由於自幼聰敏，讀書成績優異，民國九年以優等成績畢業於陝西省立第三中學，翌年負笈武漢，考入國立武昌大學，後改爲國立武漢師範大學，在校學業成績出類拔萃。對英文一科尤爲擅長，一九二四年(民國十三年)印度甫獲諾貝爾獎的大詩人泰戈爾，來華訪問講學，我國政府發動各大學在南京舉行盛大的歡迎會，到會有全國各大專學校師生一萬餘人，泰戈爾當場演講並賦詩，即由當時就讀四年級的大學生王孔安担任口譯，泰戈爾用辭典雅，意境高遠，王孔安翻譯得絲毫不差，連在場的陪同人員，我國名詩人徐志摩都讚不絕口，譽爲當代少見的青年才俊，泰戈爾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，讚揚有加。

大學講師投筆從戎

王孔安武漢師範大學畢業後，應四川成都大學之聘，赴該校担任講師，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，膺任大學教席，真是意氣風發，神采飛揚。但他畢竟年輕，懵懂無知，不諳世事，由同學賴孔楨介紹，祕密閱讀孫文學說三民主義，茅塞頓開，革命思想油然而生，乃參加革命組織，吸收同志，大肆活動。倡言打倒列強除軍閥，不幸被四川軍閥偵知，有意加以捕殺。王孔安獲悉後，立即辭去成都大學教職，毅然投筆從戎，潛往廣東，於民國十五年考進黃埔軍校六期步科，成了軍校有史以來第一位大學畢業的入伍生。

軍校畢業後，王孔安奉派到第一師作見習官，不久升任中尉排長。第一師爲中央軍的精銳，有鐵衛軍之稱，師長胡宗南浙江孝豐人，黃埔軍校一期，爲蔣中正總統的親信幹部。王孔安追隨胡宗南，正是如魚得水。北伐成功，全國統一，閻錫山與馮玉祥聯合發動中原大戰，反抗南京國民政府，第一師奉命討伐閻馮，王孔安隨軍參加

蘭封戰役，由於作戰勇敢，立下功勳，遂被擢升爲上尉連長。由於才能出衆，被胡宗南師長獲悉，旋又調往師部，任少校參謀，立即成爲胡宗南身邊的得力助手。

遇戴笠踏進軍統局

民國廿一年，王孔安隨胡宗南師長晉京，借住在老同學戴笠的寓所，當時戴笠甫奉令辦理特勤作業，由於戴、王兩人在軍校作入伍生時同一連隊，相知甚深，交誼亦篤，戴氏堅決留人，邀王氏替他分勞。乃向胡將軍說項，留王孔安協助主持特工訓練，從此踏進軍委會調查統計局，先後担任杭州、重慶、蘭州各特警班的副主任，負責訓練幹部，培育了中堅骨幹一千餘人，於抗日戰爭中，寫下不少可泣可歌的事跡。

訓練任務結束後，抗戰進入最艱苦的時期，王孔安不避艱險，毅然請調前線，被派往最接近日軍的前線省份寧夏省担任緝私處處長，兼緝私騎兵團團長。名爲緝私，實際上是打游擊，配合地方武力襲擊日寇據點，王氏率領騎兵部隊，在山區叢林及草原深處，神出鬼沒，使該地日軍疲於

奔命。

民國三十五年抗戰勝利，王孔安在寧夏的任務完成，奉調西北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，掌理情報分析，對中共在西北的活動瞭如指掌，國軍多次進剿，均獲輝煌勝利，尤其於卅五年底進迫延安，搗進中共老窠，毛澤東惶惶逃竄，僅以身免，此實王孔安情報靈通之功。

危局中任甘肅代主席

卅六年，他轉調甘肅省，担任保安司令部少將副司令，卅八年調升中將司令，當時甘肅接近共區，共謀或小股共軍，經常出沒，打家劫舍，王孔安職責所在，剿撫兼用，日夜辛勤，幸維持一個安定寧靜的局面。不幸不久大局逆轉，國軍節節敗退，共軍長驅直入，江南失守，甘肅地處內陸，自然難保。然而此時王孔安突奉命代理甘肅省主席，真是臨危授命，力擋狂瀾。這時甘肅境內尚駐有八十二軍及數萬地方部隊，地方部隊都是他保安司令任內的子弟兵，對他情感深厚，他乃加以整頓，編成勁旅，配合八十二軍，準備與共軍決一雌雄。

卅八年秋初，塞上已略有寒意，中共軍頭彭德懷，率步騎砲兵十餘萬之衆，由陝入甘，直撲蘭州，王孔安守土有責，聯合八十二軍，與共軍展開殊死戰，血戰五晝夜，共軍勢衆，重重包圍，國軍彈盡援絕。王孔安乃率衆於八月廿五日深夜突圍，分乘牛、羊皮筏渡黃河北上，共軍尾隨追擊，傷亡慘重，翌晨全部渡河。王孔安身爲指揮官，殿後撤退過河，皮筏遭共軍擊中，幸經部

屬援救上岸。登岸後稍事整頓，即向甘肅北部的永登進發，沿途土共紛起，時相騷擾，均被一一擊潰，但西撤至重鎮酒泉時，王部僅剩一千五百人，而且彈藥缺乏，已不堪一戰。而部屬却極爲忠貞，仍願追隨，王氏只有打起精神，繼續爲他們籌謀。

責陶時岳忘恩負義

此時，新疆警備總司令陶時岳尚擁有國軍十餘萬之衆，裝備精良，訓練有素，該地又未見兵燹，於是王孔安決定率部屬撤往南疆，希望託庇陶某。不料甫抵哈密，陶某已宣布投共，王孔安大憤，以電話痛責他忘恩負義，叛國求榮。陶某對他的責備無話可答，但對他說：「大勢已去，莫可奈何，你要怎樣，我不勉強，但十日內務須離境，否則安全如有問題，愛莫能助。」同時電令駐哈密陶軍，把王孔安一行繳械，而隨王孔安浴血逃出的甘肅省府委員及廳處長十餘人，此時亦灰心喪志，由財政廳長寇永吉帶頭變節投共，使他處境更孤，進退失據，進則無成仁之所，退則有害義之痛。經晝夜苦思，最後決定率忠貞不二之部屬十餘人，攀越崑崙山，橫走帕米爾高原，奔往巴基斯坦，再設法聯絡國內，追隨蔣中正總統繼續奮鬥。

王氏一行橫越帕米爾，沿途艱險，屢遇挫折，過程較「唐三藏西天取經」有過之而無不及。王氏所著「西北歷險記」——壯行三萬里一書，詳述經過，字字血淚，行行辛酸，讀之令人悽楚。

率殘部橫越大戈壁

王氏一行離哈密，沿天山南麓，傍戈壁北緣，朝西邁進，曾經過善鄯、吐魯番、托克遜、焉耆、輪台、庫車、拜城、阿克蘇、疏勒、疏附，而進入帕米爾高原，所走過的地區，只在歷史課本見過，名字雖不陌生，實際上却極生疏，許多名城早已不存在，僅有一二廢墟，供人憑吊而已。而當時正值九月，秋色蒼茫，大戈壁黃沙漫漫，四野寂靜，荒涼可怖，置身其中，好像有無數精靈，在暗中設計陷害人類，令人不寒而慄。處此境地，不要說敵人威脅，但憑大自然的恐怖，已足使人心胆俱裂。

他們踽踽獨行，穿越荒漠，雖滿懷悲涼，但仍鼓勇前進，路過不少地方，遇到各色人種，有回人、維吾爾、哈薩克和巴基斯坦人，儘管言語不通，但均和善可親，人性溫暖，受到不少照顧。例如他們在善鄯，投宿一家車店，店主維吾爾人，供應他們晚餐，食物是大餅、熟牛肉等物，在當地算是「大餐」。住宿的房間也是土塊砌成，炕上毛氈，雖難味撲鼻，但他們都很勞累，睡得酣暢。次日起身赶路。店主又致送食物，臨行雖給了他們一些錢，但人情溫暖令人難忘。他想起當年班超在善鄯威服善鄯王，身邊僅卅六人，而今陶時岳手握雄兵十餘萬，竟要乘盡西域地盤，使人不勝憤恨。

王孔安等人繼續西行，過托克遜、越鐵門關，曾遇忠奸兩種情況。在托克遜陶時岳對他說已辦好出國護照，派其軍法處長孫某親自送來。托

城守軍李營長聞訊勸王氏等連夜趕路，並稱沙漠月白風輕，夜行別有情趣。當時王氏懷疑李營長別有用心，妄圖將他誘往郊外搶劫。不料竟是暗示王氏逃走，以免遭陶峙岳扣留。所幸一夕無事，次日孫某前來，交給王氏一包東西，孫某態度冷淡，使王氏懷疑陶峙岳的好心，孫某走後，打開一看原來只是一堆廢紙。他們原來無意要陶某幫忙，乃一笑置之，繼續上路。過鐵門關守軍朱連長，殷勤招待，熱情可感。聞陶某叛變，義憤填膺，揚言要拉上山，獨立行動。次晨告別，還說要轟轟烈烈的幹一場，小小連長，與陶某有天壤之別。以後，他們又繼續西行，有時趕不上村落，即夜宿沙漠，繁星在天，四野寂然，有不知今夕何夕之嘆！

十月初，王氏一行抵疏勒，土稱喀什葛爾，南疆警備司令部設於此，司令趙錫光，由西北長官部政治部主任調任南疆四十二軍軍長，兼南疆警備司令，與王氏原本舊識，但此時他已投共，見面寒暄，頗不自然，但談及蔣介石，趙某仍肅然起敬，可見良知未泯。果然，趙某原本可扣留他們，但當其了解王氏意向後，毫無留難，照予補給，然後送其上路，臨行致意殷殷，要求王氏原諒他的苦衷。

登帕米爾險陷雪魅

出疏勒西行，即逐漸進入帕米爾高原，翻山越嶺，需兩三個月才能到達巴基斯坦，沿途涉急流百餘處，險灘數十個，攀越萬仞削壁百餘座，橫爬冰山百餘里，稍有不慎，即會連人帶馬不知

蹤影。而橫渡深山河流，既無舟楫，也無車馬，更不知深淺，然而爲了自由，不過也得過。一行人行行復行行，越過一山又一山。攀爬較高的峯巒，如遇晴天，空氣稀薄，連呼吸都有困難，如遇雨雪，又不辨路徑，只有摸索前進。有時走了一整天，累得氣喘如牛，兩腿酸痛，但算算距離，不過十餘華里，路程全因環山繞行而縮短了。

不過，在艱險的旅程中，亦非全無樂趣，譬如過吉爾吉特，海拔大約一萬二千呎以上，小雪初過，萬里無雲，他們在山中走着，突有人呼喊看到五彩祥雲，還有馬路房子，舉目望去，果見浮雲縹緲之中，有陽關大道，平坦筆直，兩邊樓宇，鱗次櫛比，車馬雜沓，相當熱鬧。後來問土人，始知爲神仙巴札的海市蜃樓，據說要有慧根的人才能看到。再西行，山勢越來越高，山風越來越大，已無法騎馬，全體下馬，抓住馬的尾巴，由馬兒拖着走，畢竟馬的力氣大，一路行來，省了不少氣力。十月底，王氏一行抵達西南疆的喀爾巴什，準備前往里克達板。他們想雇用一名嚮導，不料這個名叫阿不都拉的嚮導，却先說了兩件恐怖的事，一爲路中有瘴氣，隨時來襲，必須備鴉片，或麻煙才能避開，馬匹也要先餵麻菸草才行。另外沿途還有雪魅，是一種吃人的怪獸，形如大猩猩，白毛紅嘴，力大無窮，行動迅捷，會連人帶馬（或駱駝），一擄而去，無影無蹤。說的人毛骨悚然。不過這兩種災難都是在狂風大雪的時候出現，天氣晴和並不常見。結果他們花了雙倍的代價，嚮導才點頭帶他們「冒險」，結果平安渡過。到達達板，他們嘗到平常人吃不

到的珍珠雪鷄，也算一大收穫。

又走了兩月，他們於十一月初終於出了國門，抵達巴基斯坦，該國人民友善，對於他們這些逃難客毫不留難，連其地方政府官員都善待他們，熱情款待，使王孔安感慨萬千。在巴京喀拉噠，有不少華僑商店，其中的「華南餐廳」，佈置雅潔，裝飾典麗，在店裡與民初聞名的大美人楊秀瓊邂逅。她是民國廿年參加世運泳賽的中國代表，爲池畔風雲人物，各報競載，一舉成名。不料在巴京遇到，雖已是徐娘半老，但仍是相當美麗。

返回祖國險中有險

去國兩月餘，王孔安對國內情況已不了解，乃搭機經香港飛回重慶，行前以爲重慶固若金湯，不料抵達後始知該地已亂，三五日即可棄守。王氏原欲晉謁蔣介石，陳述最後奮戰方略，至此已無機會，乃在友人協助下，搭乘離重慶的最後一班軍機，於十一月廿五日飛抵台北。抵台北後不久，蒙蔣公召見，賜宴賜金，使王孔安引爲畢生的光榮。以後即自軍職退休，卸除戎裝後，參加國民大會及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，建言兩千餘次，均規模宏言，富有價值。

民國八十年十月十四日，王孔安將軍無疾而終。在台數十年，始終孑然一身，子女皆留大陸，賴義女吳秀卿、李錦香照料起居，晨昏定省，克盡孝道。王氏著述除「西北歷險記」、「壯行三萬里」外，尚有「悲從中來」、「長春論」、「扶桑旅遊」等五十餘萬言，文筆細膩，生動活潑，爲至情至性之作。